

又见杏花(外一首)

◆ 方严

阳光浮游在路口,片片杏白
就像明亮的灯盏
春天,一次次
醉倒在江南

掀起波澜

采石矶

云过晴空,除了光影移动
还有微风
风过三月,亦红亦白
水过青山
石头已历经沧桑

杏花和着春风,带着清澈的笑容
来到我的城市
你经过的路
满街嬉笑的孩子
像飞来的小雨点

鸟在低空旋转,一个人
站立在杏花树下,很久
晶莹的杏香里
一块石头和你的身影
轻盈如风
正在含烟的心湖

鸟鸣春润

◆ 阮文生

枝条
从十个春天里横过
闪电歇下来

春水早已漫过
就是那些石头
也无多少摸索可言

所有的脉络
还在冷风里酣睡
回不来的心绪
无法让色彩淡下来

浓密的雾气
模糊了更多的态度
鸟在叫
一只比一只起劲
陷入春润里的爱情
已经清澈地铺开

被风吹薄的日子

◆ 杨立春

落日余晖,染红了空旷的山野
鸟雀落脚到更高处
清点着视野里的余香
被风吹落的叶子
折叠着人间的厚爱
撑船的汉子激起几朵生活细浪
精心梳理着河流的走向

柴房檐下,斜坐石条上的老人
披着柔软的夕光,吧嗒着旱烟
独自冥想
他知道,远方有风,有雪
他牵挂的人
依然在路上

屋檐下的春天

◆ 陈佳

燕子回来那天
檐下就吵开了
它们还认得去年的泥窝

追了一下午
太阳落入山后
他还坐在那儿
连自己的影子
都追不上

母亲在檐下晾衣
水珠顺着衣角
嗒……嗒……砸在青石板上
她扯平衣角,念叨
这是时间踩过的脚印
跟我小时候画在地上的圈
一模一样

我在檐下写字
刚落一个“春”
一滴雨滴下来
泪花了那一撇

父亲搬来竹椅
坐在檐影里
老花镜贴在手机上
字还是模糊
太阳一寸寸挪
他就一寸寸挪椅子

抬起头
燕子缩在窝里
也睡着了

春天的觉
真轻

与春天有关(外一首)

◆ 吴丽娜

风在练习新的发音
把枝头的嫩芽,当成琴键

你并未走远,只是睡成了春泥
看啊,那株从你胸口钻出的野草
正替你呼吸,替你重新爱着人间

河水涨起来
敲碎冰层藏了一冬的
薄薄往事

不必再做那个痛苦的王
这尘世虽重
却能托起轻盈步履
你把破碎的太阳缝补成晨曦
让每一个被镰刀忘记的黄昏
都有了光的出口

一株荠菜,在田埂上签下
绿色的名字

我们也终于学会在你的麦田里
微笑
学会仰望云朵
那匹野马,并未老去
它只是卸下沧桑
驮着你在每一颗露水安家

而我,还在等一场雨
等它把天空擦亮
等它把去年埋下的种子
一一喊醒

每次风吹过
都是你在轻轻地,抚摸这人间

以梦为马
——致海子

山海关的风早已吹散了寒意



做好事不要钱

◆ 赵海华

道:“哥,你不吃吗?”
米耳笑笑,“我带大爷来吃,我不饿。”

“大爷是您什么人?”
“啊?这个,就是一个长辈。”
那老板看到了米耳背包上的卡片,问道:“你是志愿者?”
米耳点点头。

“怪不得这么面熟,我记得你好像带过不少老大爷老大娘来吃过饭,每次我都以为是你家人,后来我琢磨着不对劲儿,今天算是明白了。”
“小事一桩,不值一提。”
“好人啊。”老板向米耳竖起了大拇指。

吃完饭,米耳带老人去结账时,老板说啥也不收,老板爽快地笑道:“做好事不要钱。”
老人看看米耳又看看老板,说:“你挣的也是辛苦钱,就收下吧。”
老板说:“我再辛苦也没有你辛苦啊。”

老人眼睛红红的,不停地点头说谢谢。

出了店门,米耳和老人才发现,门口贴着一张“爱心告示”,上面写着:“凡有特殊困难者,可免费吃一碗面。”米耳读给老人听,老人的眼角滑出一滴泪,脸上却笑容灿烂。

米耳带老人打了一辆出租车,要把老人送到目的地。

“上哪儿?”出租车司机问道。
“去哪个地方?”米耳问老人。
老人手有些抖,哆嗦着从口袋里翻出一张纸条,递给米耳。
“科技一村68号楼。”米耳念道。
“科技一村?”
“嗯,对。”米耳又看了一眼那纸条,确认道。

司机启动了车,在路上的时候,看了一眼车内后视镜,疑惑地问道:“你们不是父子吧?”
“是,不是。”米耳回道。
“是叔叔?”
“不是。”
“是师生?”
“不是。”

“呵呵呵……”老人看着两人一问一答,会心地笑起来,“我们不认识,这小子是个好人,我是个乡下人,来帮女儿带孩子,第一次来,人生地不熟,他专门送我去女儿家。”

“还真是,你们一上车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儿,原来如此啊。”司机说完,也笑起来。

科技一村不远,十分钟左右就到了,师傅把车开进小区,直接送到68号楼下。老人提前打了电话,老人的女儿

已经在楼下等着老人。米耳看到,他女儿的怀里抱着一个一岁左右的孩子,身后还跟着一个六七岁的小男孩,米耳就明白了。老人的女儿去找司机付了车费。米耳帮着老人把东西送到门口,说了一声“再见”,就飞奔下楼了,身后传来了老人女儿声音:“连口水都没喝……哎!谢谢你啊,大哥。”

米耳奔下楼的时候,发现出租车还在等着,就上了车,坐在副驾驶上边系安全带边说:“正好,送我回家吧,高铁二村。”
“好啦!”司机爽朗地应道。
“好好好,太谢谢您了。”米耳抱拳道。

米耳上了车,忽然想起来,司机一直在等着他,米耳想,等下了车,多给师傅些误工费。

很快到小区了,米耳准备付钱,却找不到付款码,司机“呵呵呵”地笑道:“做好事不要钱。”
“这咋行呢!你也是辛苦工作的啊。”
“我这可是‘雷锋’车,传帮乐,传帮乐,帮忙应该的,是不是?”

小小说



暮春时节,一场小雨后,天色如洗过的新绢,透着一层匀净的、微凉的蟹壳青,极柔极软的风贴着大地游丝似的踱着步,纯净的湿气低低地爬上枝头,积在叶子上的雨珠偶尔一两滴水灵地滑落,“嗒”的一下碎在下面的空地上,清脆得仿佛光阴轻轻打了个嗝。这样的时刻漫步黄河故道,自是别有一番意趣。

走着走着,不经意间就陷入了故道深处,这里,槐花正开到好处。

那一树树槐花,穗子似的,一嘟噜一嘟噜地垂着,乍一看,白生生的,细看时,却见白中隐隐涵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翠绿,仿佛才融的雪水,纯净得教人心生怜意。那沉甸甸的花嘟噜惹得每一个枝条都低眉顺眼的,若有风,只需嘟着小嘴婉约地吹上那么一小口,那些白嫩嫩的花串儿就会很古典地微微一颤,氤氲着甜丝丝味道的香气就会很灵动地颤动起来,也有点沉甸甸的意味,但不闷人,却让肺有种通透亮亮的感觉。几只蜜蜂嗡嗡地逡巡着,这幅画面一下子便灵动起来。有动有静,有声有色,正是一首绝妙的田园诗。

此刻,抬头遥望,远处则是迷迷蒙蒙的一片,笼在薄薄的光里,颇有古人水墨画的意境。直让人觉得,这哪里是花啊,分明是一片无声的新雪,永不消融,就这样静静地卧在这古老的长堤上,也许是在想象脚下这片土地曾经的模样:那一定是黄沙浩荡,呼啸奔腾,带着青藏高原的豪迈一泻千里吧?那一定是混沌满目、横无际涯,携着黄土高原的苍茫遮天蔽日的吧?长堤上抑或有机夫成排,绷紧着古铜色的脊背,“嗨哟嗨哟”地吼着信天游般的充满野性的号子,以一条条长长的纤绳与老黄河角力,一双双赤脚踏得大堤地动山摇,踏得尘土飞扬。而今,这一切早已风化在历史的尘沙里,只有宁静,只有这漫无边际的上下一片白。

忽然,有笑声自远处传来,随即,有人影晃动在槐花的汪洋中:一个妇人,正举着长长的竹竿,竿头绑了镰刀,瞅准一穗,轻轻一拧,那嫩生生的花嘟噜便应声而落。树下的孩子们抢着捡拾,一串串地装进小小的竹篮,偶尔摘下几朵放进嘴里,妇人一句嗔骂,孩子们嘻嘻地笑起来,那笑声,穿过树林的缝隙,漫到耳畔,脆生生的,和花香混在一起,教人心生无限欢喜。

渐渐地,日头偏西了,金光镀在花瓣上,给那素白镶了一道暖晕,林中的光影越发柔和了,香气也愈发地浓了,但不腻,是那种带着黄昏露气的清甜。有晚归的农人,扛着农具,慢慢消失在林中小道上,他定然是看惯了这景的,不觉得有什么稀奇。这时,槐花深处的农家屋顶上,也升起了炊烟——迟迟地、缓缓地徘徊在低空,让槐花又有了一种朦胧美。我知道,那炊烟处处,一定是有人在蒸洋槐花了;将新采摘的花儿洗好,均匀地拌上面粉上锅蒸熟,出锅后,用蒜泥、麻辣鲜、麻油等抄拌好,就是一道难得的美味了。想象那腾腾的热气、浓浓的清香,心里便暖暖的,这世间最实在的欢喜,大抵也不过如此了。

我也起身,拍拍衣上的落花,要回去了——毕竟这林子不属于我,正如我不属于它。

回去的路上,不经意间回头,故道已融入一片苍茫的暮色里,唯有那槐花星星般地闪烁着,似故道不肯睡去的、温柔的记忆。刹那间顿悟:那曾经哺育了万千生灵、又无数次改道易名的黄河,原本就没曾离开过,它不过是换了另一种方式活着——活在这地方,活在这洋槐花年复一年寂静而磅礴的绽放中。轰轰烈烈是生,寂寂无声也是生。逝者如斯,而春风则年年岁岁吹送着这似曾相识的清香,慰藉着所有在时间岸边的漫步者。

故道上的洋槐

◆ 梦阳



雾入春山 ◆ 张成林 摄

盛开在心头的紫云英

◆ 颜士州

记忆里的春天,总被一片温柔的紫色浸染。儿时农田里郁郁葱葱的紫云英肆意铺展,如同铺上了一层绿色的地毯,包裹着我们整个童年的快乐时光。

小时候,每个生产队都腾出好几亩地生长紫云英,在那肥料匮乏的年代,它是农田很好的基肥。人们习惯称紫云英叫红花草,也有人称着草籽花的。每年秋后,农民在稻子收割后的农田里撒上草籽。第二年春天,红花草泼泼洒洒地生长起来,早春时节的红花草,茎叶嫩嫩的,汁水非常多,折断了,便有青青的气味散发出来,沾得满手都是。

那时候,放学到家,我们放下书包背上篮子,操着磨得锋利的镰刀,跟在大孩子身后来到红花草地里找猪草。春天的田野里,各种野花野草竞相生长。寻觅了一会猪草,看看小小的篮子里差不多快满了,几个小伙伴聚在一起,找一块空地,在地上划一道线,人站在线外划好的格子里扔镰刀,镰刀在空中上下翻飞,刀尖直直地上就算赢。输了的伙伴给对方一把猪草。有的小伙伴偷了猪草,篮子里所剩的不多了,怕回去被父母责备,于是去河边折来芦苇把篮子架空,再把猪草放

在上面,看上去也像装满一篮子似的。

玩累了,我们趴在红花草地头观光赏景,谈天说地,是再美妙不过的事。置身于这湿润、透明、清澈的翠海之中,风和气爽,日高天晴,远山含黛,近水流翠,看空中白云悠悠而过,山腰鸟雀倏忽往来,激起了我们多少遐想,编织了我们多少希望。

阳春三月,红花草越长越高了,它是牲口难得的饲料,于是生产队安排专人看护,不许割猪草的人踏进草地半步,等着初夏时节翻耕下地做基肥哩。而此时的红花草也是长得最肥美的时候,我们常常趁看护的人不注意,偷偷地从河边乘着小船过去,匍匐进入红花草地里,躺在草丛中,远远地看去根本无法发现,真有一种潜伏的感觉。我们手拿镰刀割着红花草的嫩头,一会儿工夫就割了满满一篮子。

在那“瓜菜半年粮”的年代,鲜嫩的紫云英是相当不错的美食。它可以清炒,也可以煮饭。母亲看到红花草知道来路不明,总会数落我几句。在我的央求下,她用清水冲洗后,把铁锅烧热,倒入一勺菜油,当油烟升起时,把红花草倒入锅里,用锅铲翻炒,那红花

草在热锅里渐渐软下去,颜色愈发碧绿,如同无瑕的翡翠,汤汁带着浅浅的绿。还没等母亲盛入盘中,我迫不及待夹上一筷子送入口中,既脆又嫩还有一点甜,顿时唇齿留香,感觉整个春天如同从嘴里化开来。要是用红花草煮成肉饭,那是奢侈的吃法了。有时候,母亲会把春节腌制的咸肉切一小块下来,咸肉切成薄片在锅里炼出油。然后把红花草投入锅里翻炒,这时候满屋子都是咸香的味儿。把饭煮熟后再焖一会,等揭开锅盖的一瞬间,那米香、肉香、菜香混合在一起,简直让人垂涎欲滴。红花草入口即化,一碗饭下肚,满脑门子沁出汗来。

不久,红花草开花了,放眼望去整个田野成了紫色的海洋,就连空气中都弥漫着甜丝丝的香气,引得蜜蜂嗡嗡地忙碌着。这时,农田里的红花草被犁入土里成了基肥,我们留恋地望着红花草地。好在有等待的耐心,明年春天,红花草地依然是我们的王国。

许多年过去了,每当春天来临,就会想起儿时那那那的红花草,有那淡淡的乡愁化作一缕若有若无的春天的气息,幽幽地泛上心头。